

# 侵华日军在晋东北制造 “无人区”述论

申玉山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曾惨无人道地在华北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长期以来，史学界的研究重心集中在所谓的长城线上“无人区”，对侵华日军在其他地区制造的“无人区”鲜有论及。事实上，除了长城线上“无人区”，侵华日军还在华北的其他地区制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无人区”，晋东北“无人区”就是其中较大的一块。本文拟根据搜集、挖掘到的相关档案材料，对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过程、范围、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以及晋东北抗日军民反对“无人区”的斗争进行初步的考察和探讨。

—

1940年秋冬，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他们集结重兵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地疯狂报复“扫荡”，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蚕食。其中，1941年8月13日至10月15日，华北日军集结重兵实施被敌称之为“百万大战”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进攻目标主要指向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根据地——北岳区。日军妄图通过此次

大规模“扫荡”消灭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摧毁支撑敌后抗战的山区根据地，进而达到其“华北明朗化”的目的。在这次“扫荡”的后期，日军为了封锁、隔绝边区腹地腹心地区，隔绝晋东北与根据地指挥中枢的联系，沿冀晋边境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即晋东北“无人区”。

据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罪行的调查，侵华日军在晋东北制造的“无人区”包括：山西平定之东北部、盂县之东部、五台之东部，河北平山之西部，计南北长200余里，东西宽五六十里<sup>①</sup>。显见，日军在晋东北制造的“无人区”主要是在五台、盂县、平定、灵丘等县境内，即沿“扫荡”作战中构筑的封锁线，呈半环形包围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平山一带地区。而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研究表明，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实际范围更大：从平定（北）二区娘子关经一、三区到四区南韩庄，再经盂县东山、定襄东南山区，五台一、二、三区，直至繁峙、灵丘南山，长约500余里，宽三、四十里的地区，均被日军制造成了“无人区”<sup>②</sup>。

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行动始自1941年9月上旬<sup>③</sup>。1941年9月，日军大举“扫荡”合击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平山之际，日军第三旅团即开始在五台县一、二、三区实行并村。一、二区以长城岭到河口线为界，三区以沙崖到石佛寺为界，在此界内和附近的群众都被赶入敌人所谓的“治安区”<sup>④</sup>。

① 晋察冀边区“无人区”地区说明（1947），中央档案馆藏，第159卷。

②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东北大事纪（1937.7 - 1949.9）》，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138页。

③ 参见天津市政协编译组《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433 - 437页。

④ 五台县政府：《秋季反“扫荡”初步总结》，1941年12月3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第427页。

其中三区又被划分成三个区：北黑山屯至兰家庄这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沙崖、兰家庄山下；东峪里、里外河府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东峪口；陡寺以上至南坡一带的老乡则被集中于王城<sup>①</sup>。这样，五台县清水河以东，南起牛道岭，北至长城岭，长达100余里，宽44里左右，遍及100多个村庄，均被制造成了“无人区”<sup>②</sup>。在平定县境内，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自9月24日起，将巨城至郝家庄与黄大崖的13个村子划为“无人区”，其他为“治安区”，强迫各该地区之人民迁入“治安区”内<sup>③</sup>。此后，又在郝家庄、羊圈凹等其他一些村庄制造“无人区”，至年底，全县共有57个村庄被毁灭。在盂县境内，9月间，日军决定将盂县东北部沿山一带村庄划为“无人住地带”，明确划定第二、三、四区166个村庄无人住地带范围，并规定“烬灭实行时期”为布告发出后一个星期内。要求“凡布告指定各村村民，据依照左记各项迅速完全到指定地外居住”，或到亲戚或本族家内暂住；或赶快搬住到治安确立区域附近村庄；或到阳泉、寿阳的日军工厂做工。对于超过规定期间，在指定各村内如有不搬者，或搬出后仍随便来往者，按通匪论，严重处罚。<sup>④</sup>日军首先在沿山高地实行武装警戒，又以一部分武装配合盂县伪县、区政府工作人员及“县指导队”，以山北村、东庄头等村庄为据点，每日分头向划定为“无人住地带”的村庄出动，以各种手段强迫、诱逼当地和平居民搬迁<sup>⑤</sup>。这样，盂县东北部与河北平山、井陘接壤的地区共88个村（93个自然村）先后被制造成了“无人区”。此后，日军又在椿树底、御枣口、西南昇、进圭社、东汉

① 《敌寇“治安强化”下的五台三区》，1941年10月22日《晋察冀日报》。

② 《五台文史资料》第1辑，第69-71页。

③ 1941年11月3日《新华日报》。

④ 《日伪布告》，盂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盂县县志》，1995。

⑤ 史固之检举书，1954年4月1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第492-494页。

湖、千佛寺、北下庄、清城、路家峪口、孟北村等地增设据点13处，并恢复了百团大战时被八路军攻克的西烟镇、上社镇、兴道、下社村、会里等7处据点，控制了全县各主要交通大道；同时开始在北部、西部地区制造“无人区”，使全县的“无人区”扩大到146个村庄<sup>①</sup>。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结束后，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行径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猛烈的“蚕食”，扩大“无人区”范围。在孟县，两个区扩大了12个村，至1943年上半年，全县共有275村被制造为“无人区”；在曲阳，三个区扩大了20个村；其他在五台、山阴、定襄的某些村都被敌扩大了无人区<sup>②</sup>。

此外，日军在封锁线外的灵丘、阳曲等县也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在灵丘县境内，1941年秋季大“扫荡”前后，日军分设碉堡于北泉、上寨、下关等地，据点增加到30余处，构筑了三道封锁沟线，其中南山根据地的封锁线东自茶坊岭、西至下关镇，长90余里，日军每日四出烧杀掳掠，“扫荡”“清剿”，于沟外制造“无人区”，至1943年全县93个村庄被制造为“无人区”。1944年春，灵丘日军为割断南山游击区和川下敌占区的联系，又勒令靠近南山根据地的村庄进行“并村”，东起东坡、孤子沟、小顺阳、小梁沟、张旺沟，西到上野窝，西沟等20余个村庄全部搬迁，迁到指定的村庄。<sup>③</sup>在阳曲县，与定襄县东南部山区相接的东北部山区，也被日军制造成“无人区”，并且沿该县东部与五台县交界线向南延伸。据战犯住冈义一供认，1942

①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东北大事记（1937.7-1949.9）》，第139页。

② 《晋东北无人区的斗争》，北岳区党委战线社编印（1943年8月26日），中央档案馆藏，第615卷。

③ 刘庄“三·一”惨案纪念碑文，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第487页；《灵丘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100-103页。

年1月下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第四中队奉命将山西省阳曲县大盂镇东南方8公里处的山岳地带制造为“无人区”。这一地区以羊店为基准，东到离羊店约4公里的杨庄，南到离羊店12公里的大汉村，再从大汉村向东6公里处到日军33高地。在此山岳地带内的约20多个村庄全部划入无人区。目的是为了隔断根据地与日军的占领区，防止八路军收集日军情报，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为此，日军发出布告，欺骗当地百姓说要将他们迁到幸福的治安地区，限令：“自1月10日起20天以内住在此一地区的老百姓全部迁走。”1月22、23日又下令，“在一个星期内全部搬走”，并在这一地区经常“讨伐”搜索未迁走的老百姓。<sup>①</sup>此外，在二分区的寿榆、山阴、崞县、代县，五分区的广灵、浑源、应县等地，日军也大量增设据点、碉堡，制造“无人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分割。如1943年5至7月，日伪大同、阳高、浑源、广灵四县“清剿队”在大同、阳高桑干河沿岸，进行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清剿”，在桑干河工委、武工队原来创建的游击根据地内实行并村，制造“无人区”，将120平方华里内的所有小村全部并入5个大村<sup>②</sup>。

## 二

所谓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结束后，日军在其“作战经过概要”中，明确承认了制造“无人区”的事实：“此次作战虽未能予共军以致命打击，但在摧毁根据地及由于沿省境设立了无人区（真空地带），给共军极大的损害。”日军还总结了设置

<sup>①</sup> 住冈义一第二次口供（1954年5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119-2-14-3-26；住冈义一的笔供（1955年5月16日），中央档案馆藏，119-2-14-1-5。

<sup>②</sup>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东北大事纪（1937.7-1949.9）》，第191~192、241~242页。

“无人区”的“效果”：“1. 可以摸出敌人对‘准治安地区’的情报收集工作，民众工作，党、军的组织工作等的规律。2. 可使敌区居民获悉我方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从而促使其失掉对共军的信赖。”<sup>①</sup>

这里的“使敌区居民获悉我方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是与日军一再标榜的“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相一致的，即“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sup>②</sup>。因此，毁灭式的烧光、杀光、抢光，就成为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基本方针。

为了彻底摧毁“无人区”的一切生存居住条件，日军在“扫荡”中有计划地组织“拆房队”、“放火队”、“挖窑队”、“破坏队”、“搜索队”、“拖驮队”及“运输队”等，每到一村，不论房屋窑洞，一律纵火焚毁，衣服、器具、粮食、牲口等悉数抢光。1941年11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晋东北一角敌逞暴虐世无伦匹》的文章，对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暴行予以揭露：“敌寇在其‘山西明朗化’口号之下，对我晋东北实行残酷无比的‘三光政策’与‘并村政策’。自‘八一三’以来，敌以优势兵力占领我晋东北之后，即修筑公路交通线，企图将□□互相联络成线，直贯晋东北，以东划为‘无人区’，大肆进行其三光政策。在此‘无人区’内，如孟县147个村庄，五台100余个村庄及平定10余个村庄，房屋均被烧光，粮食财物被抢光，居民到处被残杀，我流亡同胞转徙于深山中与敌人斗争。”<sup>③</sup>另据当年的《晋察冀日报》报导，在晋东北，敌人烧毁146个村子，人民的铁锅、农具、家具、碾子，敌人则完全破坏。在孟县第四区，抢走粮食6.4万斤，衣服值61358元，

①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华北治安战》（上），第447页。

②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华北治安战》（上），第108页。

③ 1941年11月3日《新华日报》。

白洋 993 元。在五台县第六区抢走粮食 1000 多石，在第一区抢走白洋 800 元。在平定一个区抢走粮食 700 多石。在定襄县第六区抢走粮食 700 多石。<sup>①</sup>

同时，由于敌人划定“无人区”，致使大批耕地荒芜。仅 1941 年秋季大“扫荡”五台 43 个村荒地 490 顷，盂县 12 个村荒地 410 顷<sup>②</sup>。此外，敌人还抓捕、诱迫“无人区”的大批青壮年当伕、当伪军或做苦工。据战犯石田菊寿供认，日军在盂县“无人区”曾一次即抓捕了 1000 名青壮男子送到阳泉煤矿进行强制劳动<sup>③</sup>。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政府对受灾严重的北岳二专区 340 个“无人区”村庄的损失进行了初步调查，以下便是这 340 个村庄的各项损失统计表<sup>④</sup>：

更为残忍的是，日军为制造“无人区”，还无视国际公法，不择手段地进行杀人不见血的毒气战、细菌战。1942 年 6 月 28 日，日军在五台山地区“无人区”的封锁沟各处散放毒气，中毒者鼻子和额顶又痛又痒，而用手一摸，顷刻红肿满面，手亦随之肿大，嘴唇麻木<sup>⑤</sup>。同年 7 至 8 月间，日军又以制造“无人区”为目的，在五台县长畛、麻子岗、苏子坡等地散布带有鼠疫病菌的老鼠，造成当地鼠疫流行，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仅麻子岗一村 118 人中就有 48 人染病，35 人死亡。据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七大队第一中队中尉中队长菊地修一供认，1942 年 7 月，他受命保护由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派来的细菌组去五台县城，为散布细菌进行准备，并负责捕捉用于散布细菌的老鼠。中

① 《敌寇在边区西南线的经济掠夺》，1942 年 1 月 17 日《晋察冀日报》。

② 《晋东北无人区的斗争》，北岳区党委战线社编印（1943 年 8 月 26 日），中央档案馆藏，第 615 卷。

③ 石田菊寿的笔供（1954 年），中央档案馆藏，119-2-726-1-6。

④ 《日寇在晋察冀边区所制造的“无人区”》附表“北岳区二专区无人区八年来寇灾损失统计”（1946 年 6 月），中央档案馆藏，第 181 卷。

⑤ 1942 年 6 月 28 日《晋察冀日报》。

数 目 县 别	项 目 村 庄	房 屋 损 失	人 口 死 亡	衣 被 损 失	耕 畜	家 畜	家 具 及 农 具	粮 食 损 失 (石)	被 捕 损 失 人 数	学 校 损 失 (处)	荒 废 耕 地 (石)	
阳	曲	84	8544	1154	11920	818	3165	31328	966	280	80	10640
五	台	83	49800	9200	996023	7354	27665	273900	9545	2490	83	95000
寿	阳	4	1505	180	19213	146	534	5280	460	50	4	1900
崞	县	5	2503	208	24152	175	665	6600	575	70	5	2280
定	襄	13	1100	1820	212053	2420	5500	55000	1495	500	13	36458
忻	县	1	901	93	10529	73	270	2750	115	100	1	950
平	定	30	10000	2200	216000	1611	6000	5940	3450	410	30	20520
孟	县	120	44160	8180	883260	6724	23500	242880	3800	2200	120	87400
合	计	340	118513	22935	2475150	19321	67308	623678	39100	6100	336	255175

说明：

1. 粮食只是无人区一次抢之数，荒芜土地数，每亩按 2.5 大斗以 4 年计为 255175 大石。

2. 农具、家具只是器物一部，其他损失物品无从统计。

3. 家畜包括羊、猪、鸡，每户平均 5 只；人口损失 25% 以上；房屋损失 89%；牲畜损失 90%。

4. 只五台“无人区”面积即达 2100 平方华里。

旬，菊地修一指挥部下把细菌组的一名军医护送到五台县长畛、麻子岗，于麻子岗村释放了至少 4 只细菌鼠，于长畛东北方约 4 公里的某村释放了至少有两只细菌鼠。与此同时，还调查了五台县苏子坡散布细菌后发生传染病的情况。不仅如此，为了防止细菌传染到日军，上述负责保护行动的日军还将部队宿营的村庄与居民居住区域隔离开，禁止居民通行中队宿营地附近，违者即惨遭屠戮<sup>①</sup>。

孟县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1941 年秋季大“扫荡”期间，

<sup>①</sup> 菊地修一的笔供（1954 年），中央档案馆藏，119-2-12-1-5；菊地修一关于武装掩护散布细菌罪恶的反省（1954 年），中央档案馆藏，119-2-12-13。



日军在孟县北部活川口村周边村庄疯狂地撒放伤寒、疟疾等细菌，孟县被划为“无人区”的数十个村庄因此惨遭细菌传播的病魔的残害，仅活川口村一村几天内即惨死114人。据幸存者韩承清回忆，日军在活川口村西头全村人饮用水源的泉水中投放了伤寒、疟疾等细菌，致使全村人都得了伤寒、疟疾、疥疮等传染病，家家死人，特别是全村的老人、儿童大都没有逃过这场灾难。活川口村成了日军细菌战屠杀中国人的活坟墓。<sup>①</sup>

在日军细菌战涂炭下的根据地人民，鼠疫、伤寒、疟疾、疥疮等细菌传播疾病在日军划出的“无人区”迅速传播。当年，滹沱河沿岸流传着这样悲凉的歌谣：“伤寒团，摆子队（疟疾俗称打摆子），抓疥成了委员会（意指传染疥疮的人最普遍）。”“疥是一条龙，先跟手上行，腰里缠三遭，腿板里扎了营。”形象地概括了疥疮从发病到全身患病的特征。

日军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危害。“无人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也遭遇极大困难，无吃无穿无住，饥寒交迫，“无人区”成了“百里村庄断炊烟，田园荒芜蓬蒿生，人遭残欺没活路，群狼争尸乌鸦鸣”的悲惨世界。1943年上半年，五台县二区10个村统计，无法生活的即有630多人，乞讨的60多人，加上伤寒、疥疮病流行蔓延，在653户中就死亡546人<sup>②</sup>。此情此景就连当时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无法回避。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文件中就说：“孟县二四两区计152村居民13257户，平定五区计33村居民572户，以友军将该地区划为清野地带，所有房屋悉数焚毁，沦为饿殍，其中带病者约有三四万，凄惨境况不忍触目。”<sup>③</sup> 1942年1月15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之五——细菌战》附录“日军在山西省孟县细菌战的特别调查”，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49~358页。

② 五台县“无人区”三年的史实，《五台文史资料》第2辑，第87页。

③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济字第307号（1941年12月9日），南京档案馆藏，二〇〇五②511。

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在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也提及五台县第二区“无人区”人民的悲惨境况：“友军为彻底剿灭起见，将该区划为无住地带，所有八十四村房屋悉被焚毁，村民一万一千二百余名流离失所沦为饿殍，凄惨状况目不忍睹。”<sup>①</sup>

### 三

面对日军的暴行，晋东北抗日军民在晋察冀边区党委和北岳区党委的领导下，采取武装斗争、除奸反特、政治攻势三位一体的对敌斗争策略，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即，一面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坚决抵制和粉碎敌人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计划，一面领导“无人区”的广大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兹根据1943年8月北岳区党委战线社编印的《晋东北无人区的斗争》<sup>②</sup>，对晋东北抗日军民反对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斗争做初步的考察。以下文中所举事实、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该档案文件。

根据上述档案文件，晋东北抗日军民反对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1年7月至年底，即1941年秋季反“扫荡”时期。晋东北党和政府提出了粉碎敌人的并村政策，保卫和坚持抗日根据地，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争取群众脱离敌人的统治，同时发扬互助友爱精神，解决逃回的群众的衣食住问题。为此，组织县区干部和武工队，深入“无人区”宣传抗日，运用

<sup>①</sup> 伪山西省长苏体仁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电（1942年1月15日），南京档案馆藏，二〇〇五②512。

<sup>②</sup> 《晋东北无人区的斗争》，北岳区党委战线社编印（1943年8月26日），中央档案馆藏，第615卷。

散发传单、写慰问信、个别访问串联等方式，尤其是通过宣传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特别是“百团大战”取得的重大战果，鼓舞群众抗日胜利的信心，发动已迁入敌人“治安区”的群众秘密返回家园，恢复生产。

与此同时，抗日军民还加强武装斗争，打击出扰敌人，保护群众转移。如，五台二区小队和八路军四团，配合起来经常打击敌人。四团侦察连全连战士换成便衣，以窑子村南山的“金刚洞”为驻地，每天出动，袭击由河口通往台山公路上的日军，坚持半月之久，搅得敌人不能安宁，增强了“无人区”群众脱离“治安区”的决心。特别是军民通力合作，袭击了敌人设在耿镇、北高洪口、石咀的据点，坚决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张贴布告揭露他们罪行，并对其他特务汉奸发出警告：“弃暗投明，很快反正，否则坚决镇压……”高洪口至石咀6个敌据点的30多名敌伪人员在抗日武装的震慑下，暗地里纷纷找关系与抗日政府联系，承担了保护“无人区”人民的任务<sup>①</sup>。在盂县，为坚持开展“无人区”的对敌斗争，盂县县委在马圈村召开会议，提出“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劳武结合，坚持‘无人区’斗争，粉碎敌人扫荡”的口号，“无人区”的民兵积极配合我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打击敌人，坚决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但是，这一阶段的斗争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及诸多困难。如争取群众回乡，未能与群众的经济利益密切结合起来，致秋庄稼大部分未收，群众眼巴巴望着莠麦被风摇落，山药冻坏在地里，争取群众形成空喊；群众回来后，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困难，致回乡群众生产、生活无着，又怕敌人报复，结果多有逃回敌占区者；敌人烧杀过后，群众情绪低落，恐惧敌人。加以敌人造谣说：“八路军要把无人区的老百姓都当作汉奸，统统杀死。”因此，造成多数群众不敢回乡。争取群众

<sup>①</sup> 《五台县“无人区”三年的史实》，《五台文史资料》第2辑，第90页。

回乡的工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敌人活动猖獗的地区，工作遇到了较大阻力。在五台县，至1941年底，一区8个村搬回1270人，占原有人口的71.2%；敌人活动猖獗的二区21个村搬回350人，仅占原有人口的3.9%；三区13个村搬回935人，占原有人口的30.3%。

第二阶段：1942年初至8月，即敌人对我根据地猛烈“蚕食”时期。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针对群众嗷嗷待哺，迫切要求归乡春耕的渴望，晋东北党和政府及时发出“归乡春耕”的号召，采取武装斗争、除奸反特、政治攻势三位一体的对敌斗争策略，与敌展开争夺人员、土地、粮食的激烈斗争。

（一）组织大批宣传队，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在“归乡春耕”的响亮号召下，向广大“无人区”群众说明“回乡的已种上地了，我们快回去吧！”“6斤粮（敌人对‘无人区’放赈）够作甚？还不是抢我们的！”将回乡开展生产自救，变为群众自己的呼声和实际行动。

（二）经过支部组织动员，分批争取群众回乡。如某村党员带领第一批群众回乡时，利用伪组织主动向敌人报告说：“无人区”老百姓太苦，逃回很多，请皇军设法救济。致敌人也毫无办法，不再追究。第二批也如此带回，第三批连伪组织人员也一同回乡了。

（三）积极解决群众衣食住的迫切需要及春耕遇到的实际困难。如，利用政府贷款、赈粮、募捐，救济“无人区”人民，帮助他们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北岳二分区共贷款30万元，仅五台即达10万元。普遍成立春耕委员会，组织群众集体耕作，三五人一组，或七八人一伙，仅五台一区5个村就有69班，把所有劳动力都动员到生产战线上。提出“不荒一亩地”的口号，并创造了战斗的耕种方法，平静时先种平地，后种山地；紧张时上午种山地，下午种平地。并采取昼耕夜种，多种山芋少种谷，省工收量大，且早收晚收均可，敌人不易破坏。还有所谓的不耕

法，即种玉茭一手拔茬子，一手下种，种山芋边挖边种。广泛的发动群众，挖窑洞、修筑崖堂、窝铺、茅棚，作回乡群众居处，如五台一区挖洞 260 孔，二区筑崖堂 202 个。帮助群众采树叶、野菜，由巩固区募集粮食、衣服，互相调剂，补充种子农具。成立救灾委员会，负责调查与救济灾民工作。如盂县各区救灾委员会，除在本县发起 25000 元边币募捐运动，号召干部、士绅和群众团体会员节约钱粮积极捐助外，还通电全边区各界人士予以救援。

（四）春耕与武装相结合，设立监视哨，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发现敌人一来即发出警号通知群众隐蔽；区游击队则积极在“无人区”活动，打击小股出扰之敌。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这一阶段的“无人区”的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五台县、盂县回乡人口分别占到了“无人区”人口总数的 30% 和 70%；初步恢复了党的组织和社会秩序，村政权及各种群众组织先后恢复，有的经选举新成立，有的合组联合村公所；大部分土地播种完毕，其中五台达到了 90% 以上。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是敌人向我“蚕食”进攻最猛烈的时期，加上各地党和政府的许多干部在反“蚕食”斗争中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倾向，单纯的退却畏缩，因此，给予敌人实施“无人政策”以可乘之机。特别是在二分区的某些地区，敌人更加扩大了“无人区”的范围。

第三阶段：1942 年 9 月至 1943 年 8 月。晋东北党和政府领导抗日军民展开了猛烈的反“蚕食”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并逐渐在反“蚕食”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无人区”的斗争随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晋东北抗日军民反对敌人“无人区”的斗争，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

（一）加强调查与研究敌奸的活动，特别以大汉奸为对象，进行彻底的侦察、了解群众的迫切要求，掌握群众对敌的极度仇

恨的情绪，发动积极主动的群众性的斗争，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奸特叛徒，并争取胁从者。

（二）以群众武装为坚持阵地的核心，猛烈开展武装斗争，除奸肃谍，打击伪组织。各支部的坚强党员参加游击小组，由区干部领导，一面轮流到敌占区活动，一面进行训练。严密岗哨、巡逻，清除潜伏在“无人区”的敌人密谍，并袭击敌据点。

（三）乘我对奸特之严厉镇压，引起敌占区秩序出现混乱之机，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发动大批群众归乡，并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提出“回乡春耕，不在敌占区饿死！”在春耕时提出“武装保卫春耕，不让鬼子抢走或打伤一头牛”。

（四）进一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利用春耕贷款，组织运粮队到敌占区购买，从其他区借来，由各村政权抗联设法调剂等办法，切实解决种子、耕牛、农具短缺问题；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建立集体互助、集体耕作、干部集体互助等劳力组织，发扬高度的互助友爱精神，给抗属及无劳动力者代耕，分配时照顾困难的干部和群众；生产与武装结合，在生产中游击小组掩护耕作，互助小组给游击小组代耕；利用“非法”与“合法”的巧妙配合向敌规定的界限外推进春耕。

以上各项措施的实施，使“无人区”工作获得了巨大进展。到1943年春，经过又一次大规模回乡斗争，五台“无人区”群众基本全部回到了家乡<sup>①</sup>。与此同时，盂县、平定（北）、定襄等县的“无人区”群众也经过斗争逐步返回了家园。群众的生活也因为生产自救运动的开展得到了保障。晋东北“无人区”的斗争至此获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进入1943年下半年以后，晋东北党和政府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实行“敌进我进”方针，晋东北的对敌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逐步扩大了根据地、游击

<sup>①</sup>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东北大事记（1937.7-1949.9）》，第156页。

区，缩小了敌占区，恢复和开辟了一大批村庄的工作。至年底，一专区抗日民主政权包括 10 个县政府、61 个区公所、388 个抗日一面村政权、763 个抗日两面村政权、323 个中间两面村政权。抗日一面、两面、中间两面村政权占到全区村政权的 73.8%。二专区由抗日两面政权变为抗日一面政权的村庄 74 个，新开辟及恢复再建的抗日村政权 102 个，其中仅浑源县就恢复“无人区”村庄 40 个<sup>①</sup>。此后，虽然敌人并未放弃继续制造、扩大“无人区”的企图，但在我抗日军民的团结战斗下，均宣告失败。如 1944 年 2 月，灵丘县敌伪勒令一区的沙涧、石磊、东驮水、西驮水、支角等五村“并村”。五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跟敌伪展开了斗争，除部分胆小怕事者按指定村庄搬迁，绝大部分群众有的进了南山游击区，有的钻进山沟挖窝棚，也有的投亲奔友暂时躲避，而且白天回村抓春耕生产。敌人制造“无人区”的阴谋终告失败。<sup>②</sup>

(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sup>①</sup>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东北大事纪（1937.7~1949.9）》，第 212 页。

<sup>②</sup> 《灵丘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103 页。